與初中生的相處之道——以教育電影“放牛班的春天”為例 課堂總結備忘
楊穎虹、朱叢遷

一、與青少年相處

相處之道的重點是好好溝通。然而，什麼是溝通呢？聽教聽話不代表溝通，特別是處於青少年（adolescence，為拉丁文「adolescere」的變體，意指成長。）階段的孩子，處於叛逆期(rebellious stage)的他們開始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形成(Reverse psychology)而生，逆反心理是指人們為了維護自尊，而對對方的要求採取相反的態度和言行的一種心理狀態。因此，要和青少年好好相處，必須要了解其生理和心理特質。科大助理教授，曾任心理分析師的朱叢遷總結如下：

Q：何謂青春期，青春期的心理特徵如何？

認知層面：理想和現實的不統一，進一步分裂的標緻。是理想和現實的分離導致的認知回饋。

例證：(if) 童話故事—白雪公主 (善良就會美好必然呈現) —則現實中—王子不夠分 (結論)

童話和現實的分離加劇，成長中的孩子會採取“防禦姿態” —這就是青春期的呈現，然而這種行為方式加深了誤解，特別是體制和成人。

解決青春期危機的關鍵在於解決童年危機，青春期實質是人生第一次的童年期創傷浮現於人生。

例證：幸福的童年修復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修復。

電影最高的治癒點：Pepinot 被馬修接上公車，那天正是星期天——象徵著小可愛的童年將在馬修的照顧下遠離創傷，(成立的前提是小可愛尚在童年期) 每個

成人心中，期待被徹底治癒的童年，這是最完整最美好的解決方案，完美的童年可以治癒一生。

電影中的 *mondain* 則說明，若不好好治癒童年，罪行可能會重複。

Q：如何與青春期的孩子相處？

首先意識到到青春期不等於兒童，青春期的孩子在遠離和懷疑一件事情，名字叫童話，實質是遠離被母親溫柔懷抱的“至福”狀態——完美的嬰幼兒時期。

誰是青春期孩子的敵人？

人類最初敵意的產生實質為嬰兒在父母不在時的焦慮表現（哭、鬧）——父母才是繁多的外在行為表現下，孩子最根本的“敵人”。而青少年的敵人往往是他們所愛的人，進而以父母的形象放大至身邊的人群：敵意的父親類型——壞的母親類型。

在朱教授的分析中所見，青少年危機主要源自童年影響，當中又以原生家庭的影響為重，故老師要了解孩子，可由了解其家庭入手。再在當中尋找切入點，如劇中馬修老師就透過了解音樂奇才莫翰奇的家庭狀況，並從中找到幫助他解開心結的方法：

想要讓孩子明白父母師長的意思，首先父母師長要明白“明白”的意思，拆字可知，“明白”兩字是指“日”、“月”、“空白”亦或者“留白”，而不是有形有範圍、有拘束的規則。青少年時期孩子的心理是試錯的心理，而試錯意味著孩子需要更多成長的空間，以及犯錯的幾乎，這就意味著在孩子看來環境因素大於規則化的說教。

但青少年的試錯心理和大人信奉的規則天然會有衝突，因為一方面規則在成人眼中不僅是社會規則框架還是成功的捷徑和保障，規則指向的是明確且回饋及時地因果關係，而孩子秉持“浪漫”的試錯心理，必然本能的不接受大人“實際”的說教，因此大人和孩子溝通的方式便是使彼此“明白”，但明白其實也需要大人多給孩子“留白”，讓孩子獨立的成長，大膽的試錯。(朱叢遷)

良好的溝通是好好相處的關鍵，然而，**溝通不代表聽教聽話，以控制為目的的溝通是註定失敗的。溝通三步曲是：聆聽、了解、理解。**良好的相處不是你必須和我一樣，而是我們可以不一樣，但我理解你的觀點，並尋求共識。楊老師舉了近日無意中收看電視劇《大叔的愛》，發覺同性戀的內容過於前衛，自己接受不到，於是便在臉書公開發言，結果收回很多網友的回覆，特別是留言的學生眾多，他們有指時代不同了，兩性觀念也不一樣了，在當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視角。楊老師認真聆聽，並作了一些理性的辯論，最後接受建議去收看一下日本版的《大叔的愛》，又和同性戀平權領袖私下討論，認真閱讀澳門同性戀同權的資訊等。楊老師認為，這是一個溝通的過程，因為彼此都能夠說出自己的想法，彼此在過程中感受到善意，然後嘗試放下偏見。就此，參與老師也提出了問題：除了溝通，老師還有一個價值觀導向功能，如何在當中取得平衡？楊老師認為價值觀的影響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否則只能帶來表面的功效，例如：陽奉陰違。因為青少年能力比之前大，在科技應用上，他們有時比師長還要厲害，若不真正覺悟，問題無法根治，這就是為何劇中的校中嚴刑體罰仍然無法取得成效，而馬修老師偶爾放下死規則和硬道理，嘗到從另一種形式教化卻能收到實效。劇中馬修老師給我們良好的示範：

在處理誤傷神父元兇的事情上，馬修並沒有以告發學生的方式領功，讓校長對孩子進行以暴易暴的刑罰，反而動之以情，讓孩子反省——神父是好人，為什麼要受到傷害？要求他將功補過，在照顧神父的過程中反省自己，甚至面對死亡的恐懼，激發出孩子內在的善性，以致後來一個壞孩子計劃殺死馬修報復時，這誤傷神父的孩子會說出“老師是好人！”反之，被嚴刑對待，送到刑房的壞孩子，並沒有因為受到重罰而覺悟，最後回校縱火，險些釀成更大的悲劇。(楊穎虹)

這些情節正好給作為師長的我們一個很好的反思：“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是中國傳統的教育信念，在這種指導精神下，說教、體罰、約束成了育人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感化的過程。什麼是感化呢？那就是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真正有效的教育不是“因為害怕，所以不做壞事”，而是“教是為了不教”——教孩子覺悟前非，即使沒有人規管，也會自覺做好。

二、師生關係建構

長期以來，教師都把精力習中在課堂上，卻忽略了和學生的相處。根據教育心理學，青少年階段非常重視朋友輩相處，所以若能和他們成為朋友，教育便會事半功倍。根據現場一位年輕老師的分享，他任教高二，和學生年紀相約，相處得好好。被問到如何在老師與朋友間保持距離，他答：可以用溫和的方式引入，但最後也要提醒他們做好。也有老師擔心隨年紀漸長，無法和學生成為朋友，朱教授結合電影分析如下：

Q: 解決方案:

Step1: 從“果”的（成人）邏輯中退出

來到 困難真正存在的“因”的（兒童）世界

例證 “果”在電影中代表是體制 校長——它們是即時回饋的機制和懲戒者,

回饋的是“果”帶來的行為後果。

馬修扮演的是“因”的治癒者，他不回饋行為是他的標誌

例證：畫紅鼻子男孩、幫孩子隱瞞.....

Step2: 打造一個夢，夢境是個人化的神話，神話是去個人化的夢境。

合唱的第一層作用：放下警惕，達成合作——“原本”唱是個人的，以自己存在為核心的。

例證：開始合唱時，很多孩子拒絕合唱，但自己會獨自歌唱，後被馬修發現。

“在本以為會孑然一身的地方，我們卻和全世界在一起”——合唱的效果”。

Step3：找到和合唱類似的事情

青春是向外求而不是向內‘規範’

環境大於教育—例證：升學率的關鍵在學生生源而不在教師素質

夢最終要歸於個人和參與

楊老師認為，組合唱團一節是師長關係轉變的關鍵，與其說馬修成功改變校園是歸功於音樂教育(現實中就有很多被父母強逼從事音樂學習的負面例子)，筆者以為，那更多地體現了杜威所倡導的經驗學習教育觀——知識不是“已完成的產品”而是發展中的經驗，當學生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教學不再是機械地裝填，而是教師指導下學生個體經驗的升級與轉化。①馬修讓學生以愉悅的方式參與活動，然後各司其職，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在電影中經常出現不同活動課程的快樂場面，例如：踢足球、放飛機、去野餐等。本質上，活動課程的內容就是活動，但發揮關鍵作用不是活動本身，而是活動課程的教育觀和管理手段，比較難忘的角色是那個等不到父母的自卑小男孩，當大家被分派去合唱團不同聲部的時候，小男孩說自己不會唱歌。馬修並沒有嫌棄他，而是把他抱在身後，當作小助手。最後令這寡言自卑小孩找回了自己的價值，變得活潑開朗，並要求終身追隨老師。這不僅僅是音樂的魔力，更是老師的人格魅力，是老師的接納和關懷感化了他。

這範例除了讓我們瞭解到活動課程的作用，更讓我們反思精英主義的培訓方式——啓發潛能，精益求精沒錯是團隊活動的功能之一，但那不是活動課程的全部意義。即使才華不出眾的人，同樣可以在團隊中發揮作用，如：有人成為主音，有人幫忙和唱，有人只是打點零碎雜務的小助手，只要不同職能的人都能夠在團隊中得到同等的重視和讚賞，各人不但可以優勢互補，更能發揮團隊精神，產生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

此外，馬修在組織合唱團的過程中，也很強調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除了小助手外，他還把不同聲綫和節奏感的學生分部，當他發現莫翰奇是音樂奇才，歌

聲異常動人時，特別抽時間給他個別化輔導，面對莫翰奇因情緒問題攻擊自己，馬修沒有大呼小叫，而是暫停練習，讓其靜思己過。另一方面，為了孩子有更好的發展，馬修並沒有把孩子留在身邊，成為一個可供炫耀的工具，甚至在其犯錯過後刻意冷落他，因為馬修告訴他“我們可以沒有你！”。我想馬修一方面不想孩子對小團隊有過多的留戀，以不肯向更高音樂學府邁進，另一方面，他在過程中也為團隊釋出了重要的價值倡導——什麼東西最重要？對團隊而言，相互理解和尊重比表演成效重要，而對莫翰奇成長來說，持續學習、自省，比一刻的自我膨脹重要。

楊老師在討論過程中特別提到青少年輕生問題：青少年處於生理和心理的劇烈生長期，生理上會因生長荷以蒙失調而造成情緒不穩定。不良生活事件，包括學業壓力、人際關係壓力、欺凌、虐待以及忽視等事件，當青少年無法應對不良生活壓力事件時，就可能產生負性情緒荷^②，容易產生不良的心理狀況，出現自殺或非自殺性自傷行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統計數據表明(2020)，在全球範圍，自殺已經成為 15-29 歲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為什麼青少年會不快樂呢？也許不單單是因為遇到困難，而是覺得自己無法面對困難，而是找不到生存下去的方法，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輕生的青少年很多是來自社經背景優越的家庭，因為這些家庭對孩子的要求特別高，又因為成就高的家長特別自負，喜歡以控制的方式教育孩子，當孩子無法達到父母的期望，他們會覺得自己無能，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因此，**作為教師的我們除了教學，更重要的是要透過相處，幫孩子找回自身的價值，勇敢地面對困難。**

三、找回為人師表的幸福感

“放牛班的春天”是法國著名導演克裏斯托弗·巴哈提亞一鳴驚人的處女作，故事主要記敘指揮家皮埃爾重回法國故地出席母親的葬禮，其舊友送他一本當年的代課老師音樂家克萊蒙·馬修特遺下的日記。日記以第一人稱書寫，是才華橫溢的過氣音樂家馬修落難回到法國鄉村當助理教師時寫下的日記，當中描述和反思了其教學經歷。馬修來到一所仿如地獄，有“水池底部”之稱的“問題學校”中，當中充滿了“問題學生”，仁慈的神交被誤傷眼睛，學生被接替的老師說成是“一群魔鬼”，但馬修沒有被嚇怕，他用心觀察，深入思考，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管理風格和制度。故事到了中段，師生關係的建構基本完成，之後的教育為事半功倍，即使莫翰奇被馬修冷待，他也乖乖地待在身邊反省改過，可見花時間建構關係是值得。故事沒有皆大歡喜的結局，馬修老師成為了火災的代罪羊，被無良校長趕走。在現實生活中，教師的工作也不是花開滿途的，很多客觀因素讓我們無法親自摘取成功的果子，然而，你看不到不代表沒有“結果”，教師要相信每一滴澆過的水也將成為學生成長的甘露。期望劇中人的經歷為我們重拾為人師表的初衷和幸福感：

工作時間不夠、領導水平不高、教學資源不足、個人能量有限……教師有一

百萬個發放負能量，放棄教育追求的理由，但放下身段、迎難而上、努力不懈的工作態度卻能讓渺小的教育工作者絕處逢生。我們以“放牛班的春天”中的主角馬修為例吧，情節看來，馬修算不上是什麼受過教育專業訓練的名師，他看來甚至不具備教育專業學歷(即現代社會所指的“教師專業認證”)，他之所以能夠迎難而上，絕對是基於個人的堅持和睿智。面對校長殘暴高壓的管治手段，動不動就嚴刑逼供或殺雞儆猴，動不動就大打出手，馬修並沒有高調反對，也沒有同流合污，而是靜觀其變，慢慢地發揮自己應有的影響力，例如：利用被辭退同事留下的信息找到以惡作劇方式令神父眼睛受傷的元兇，並給他人性化的處罰方式；觀察不同學生的特質，以恩威並施的方式控制課堂秩序，最後取得學生的信任。

馬修進入學校後的表現呈現出一名教師所需具備的正確心態。以筆者多年來從事新教師培訓的經驗，很多新教師均表示其工作壓力來源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覺得學校不是自己理想的樣子，甚至違背了自己的教育追求。於是，有人會傷心失望，黯然離開；有人會憤世嫉俗，攻擊體制，但又擔心個人能力有限，飯碗不保；有人為五斗米折腰，放棄初衷，同流合污，像故事中學校的一些老師，但以上三種思維的教師均於事無補。**“能做的動手，不能做的放手”**——馬修在戲中給了教師良好的示範：他不卑不亢，沒有自怨自艾；不屈不撓，遭受校長反對之後把合唱團變為地下組織繼續營運，憑著冷靜的頭腦，中庸的處事態度，讓校園有了新氣象，甚至感動了身邊的同事，其中神父寫信向校董報告合唱團的成績以及後來告發校長的勇氣，都是校園氛圍帶來的改變，由是觀之，態度不僅決定

高度，它還具有橫向的感染力，那一點的火種足以生生不息。(楊穎虹)

“人性化的教育典範”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給此影片寫下的讚歌，然而，何謂“人性化”呢？筆者以為，那不僅僅是一個崇高的教育理想，而是一種願意接現實，理解缺失的愛心。“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教師是人不是神，然而，掬水月在手——^③只要盡力用心，再少的水也足以照亮人心。

① 夏淑玉：《從杜威“經驗”理論看深度學習的發生》，成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03期，第110-118頁

② 楊夢蘭 & 張躍兵.(2021).青少年不良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 济宁医学院学报(01),54-58. doi:CNKI:SUN:JNY Y.0.2021-01-013.

③